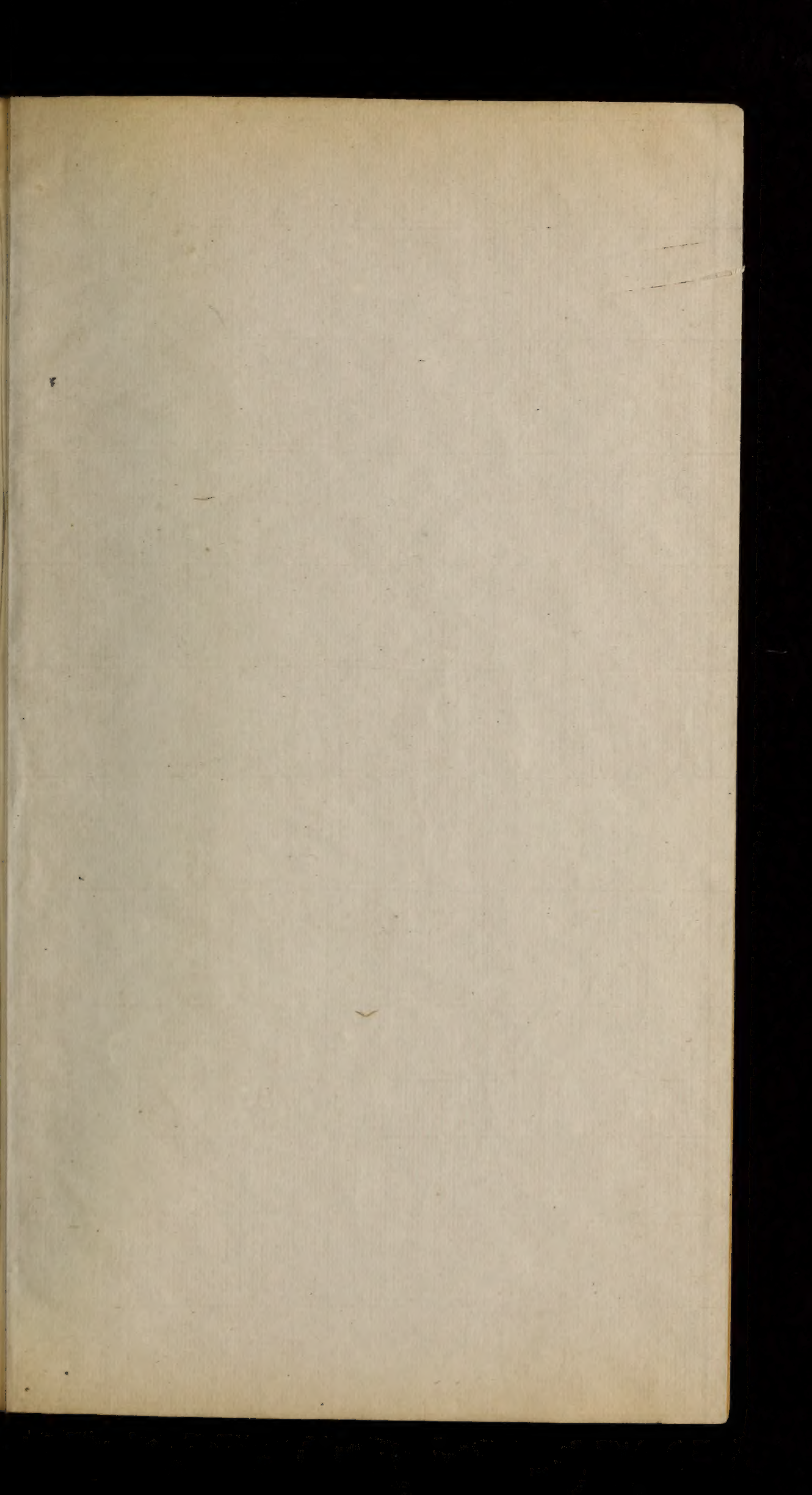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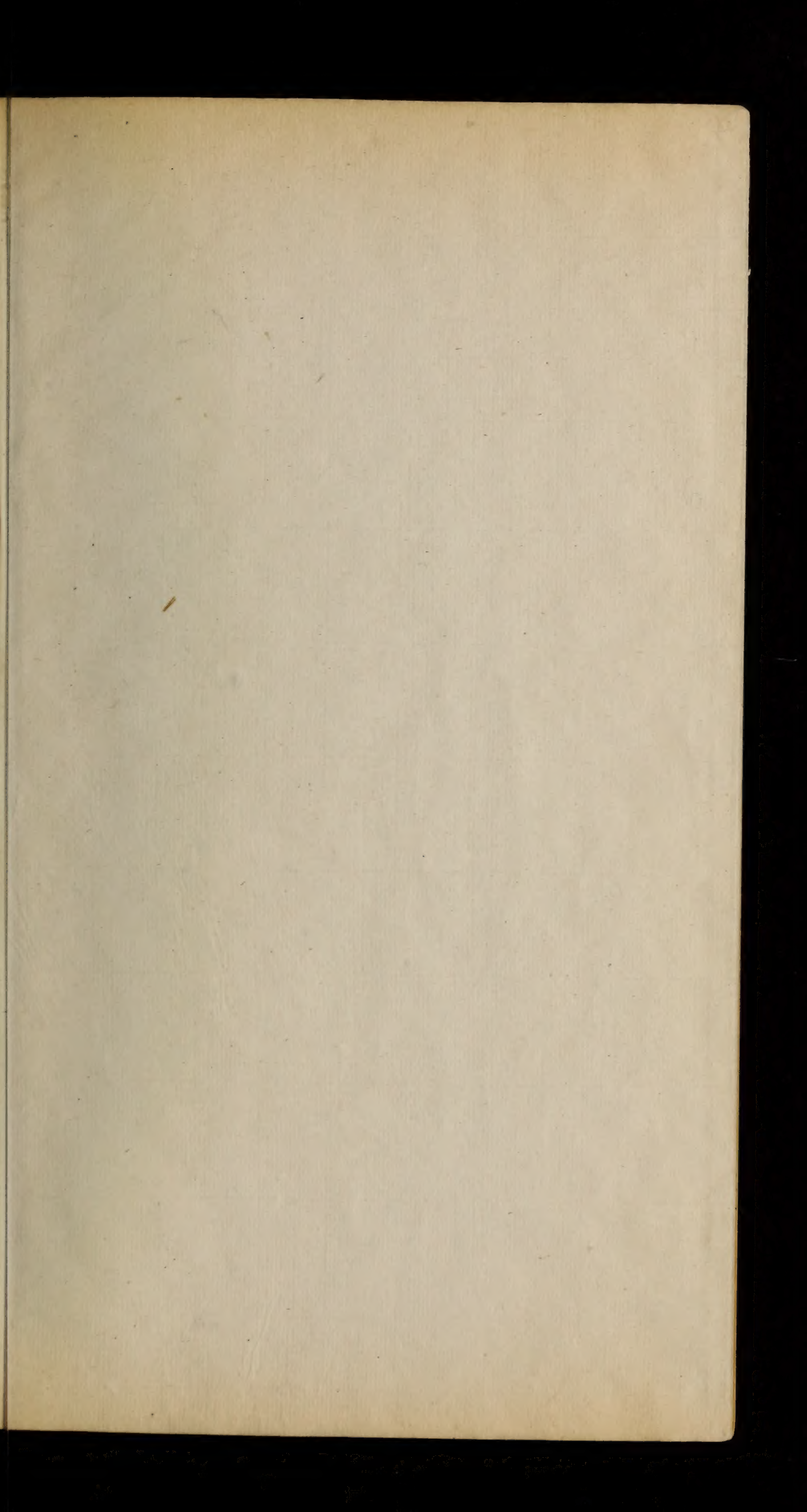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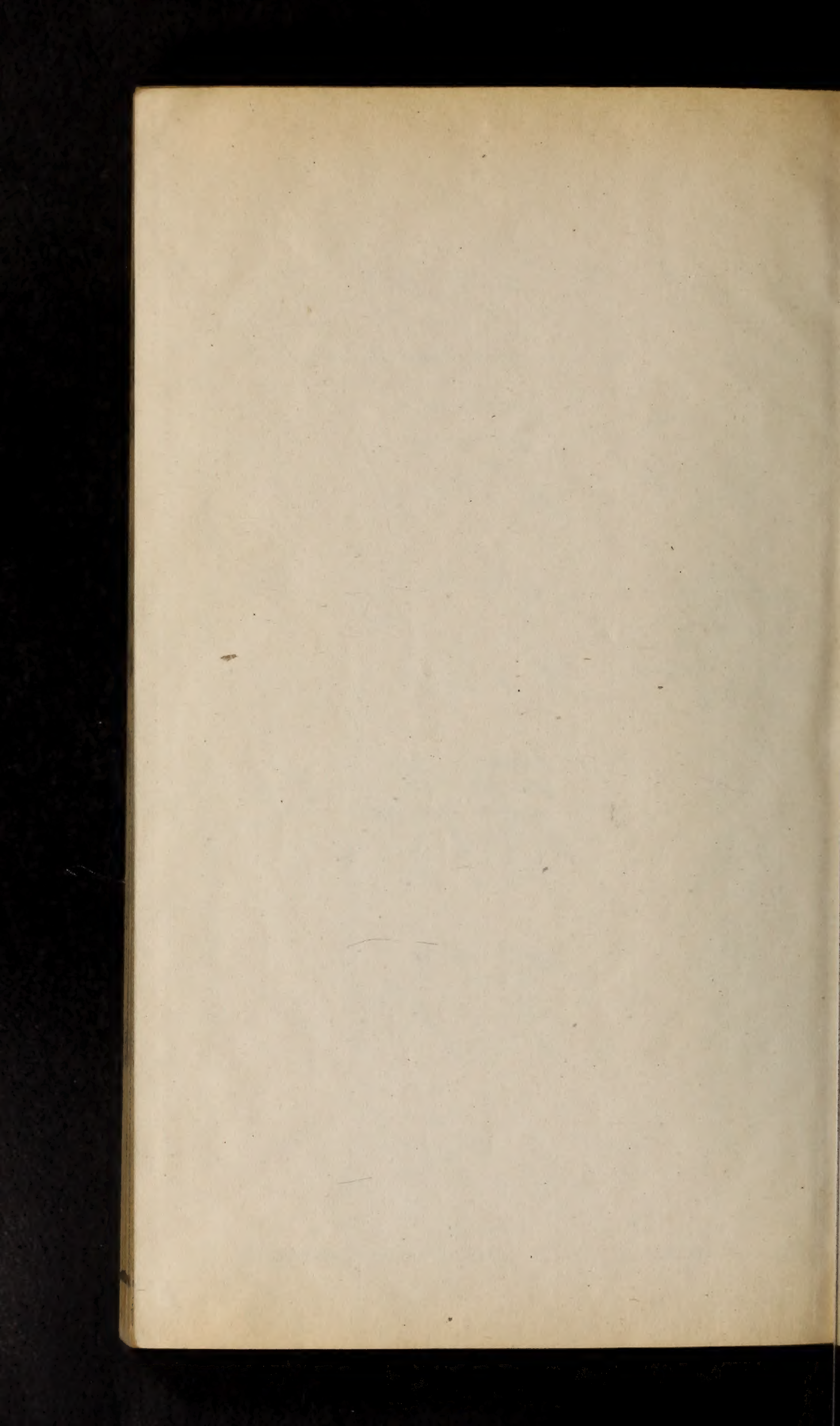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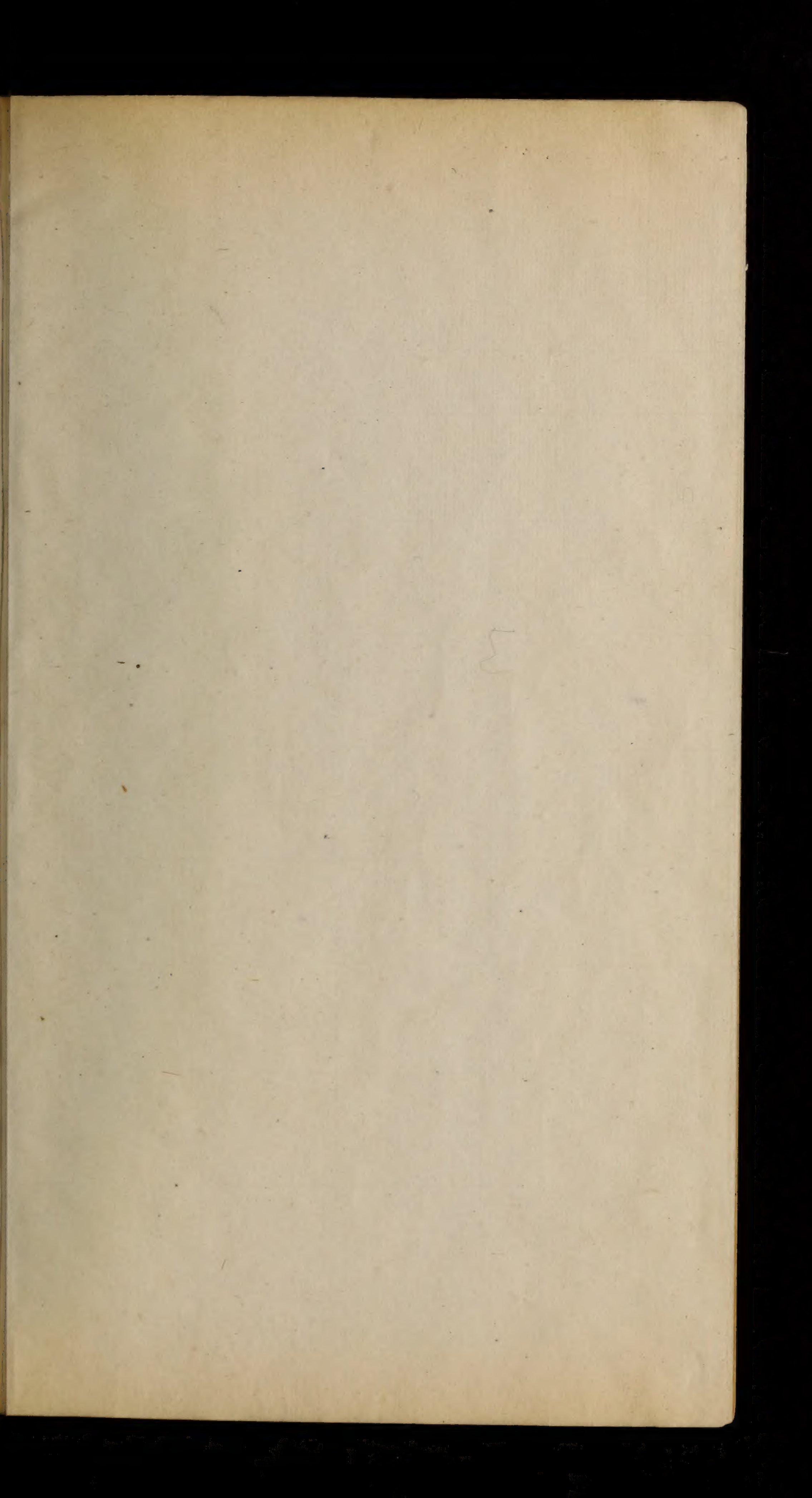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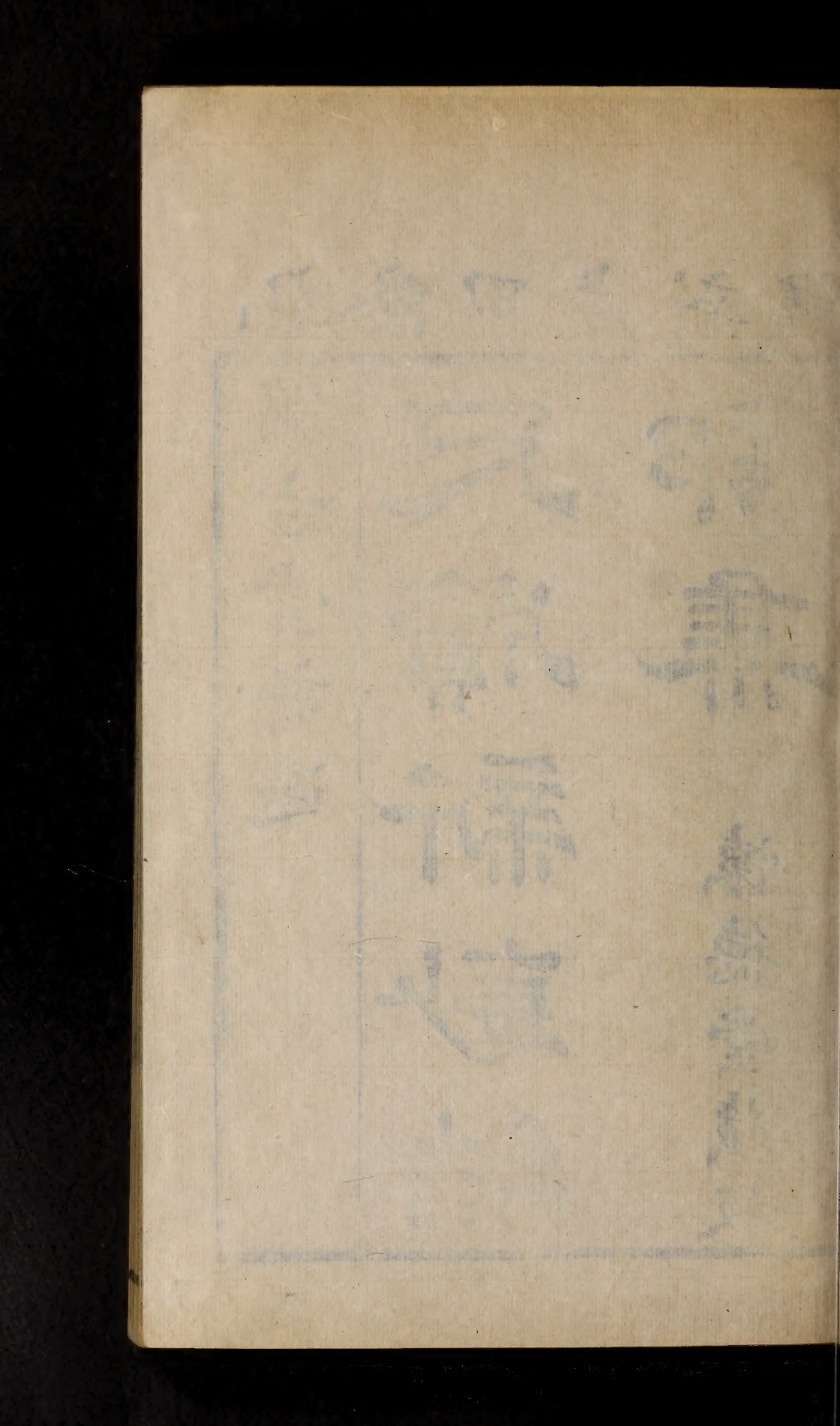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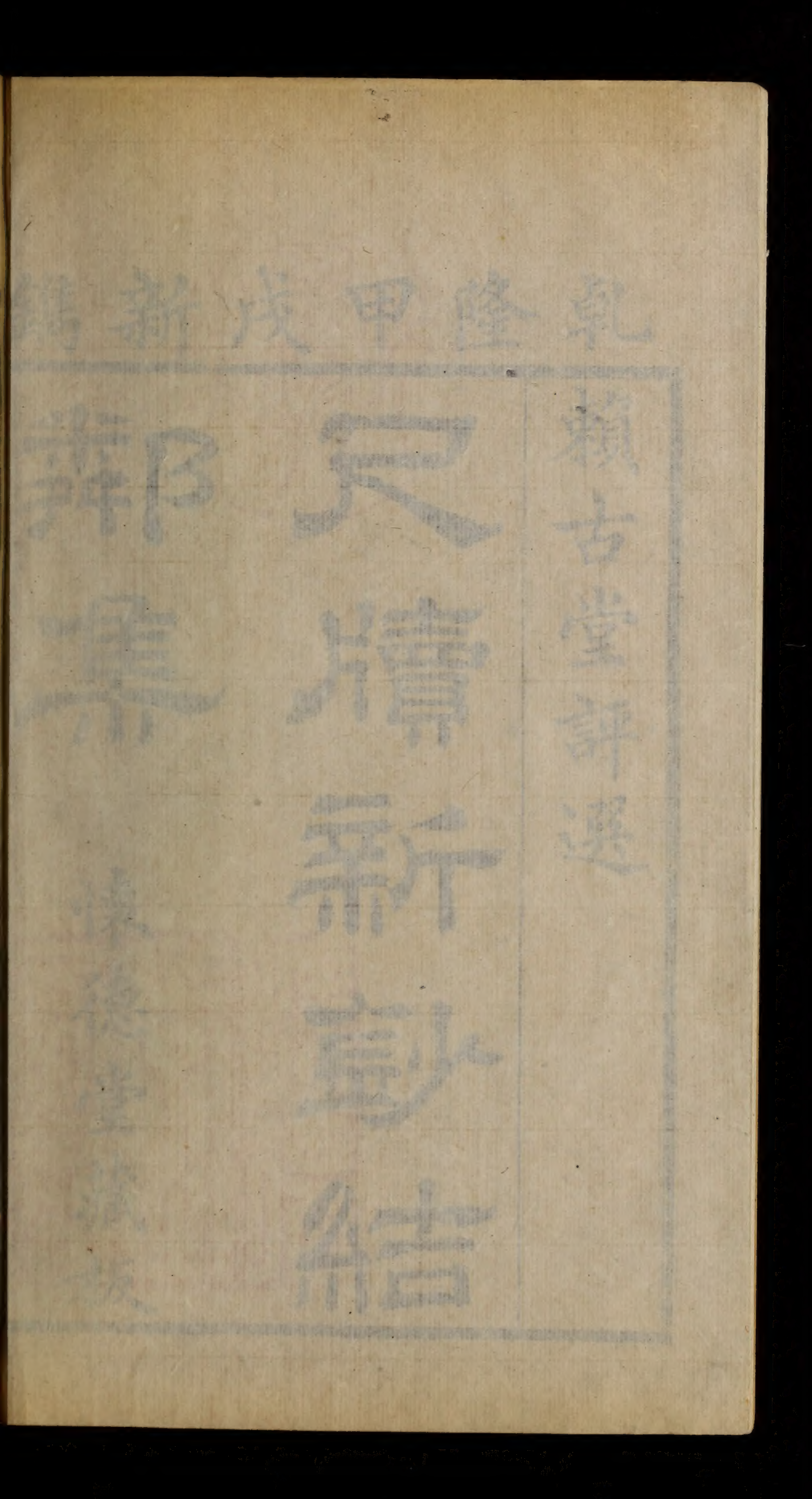












乾隆甲戌新鐫

賴古堂評選

# 尺牘新鈔結鄰集

[illegible][illegible]堂藏板

# 賴古堂尺牘三選結鄰集序

昭陽李　清映碧譔

余每盼今世有一人焉愛文章如眞性命訪才人如佳山水則幾歎跫音絕於空谷而今乃得減齋先生夫先生之游覽四方也聞於閩於齊於吳皆手不釋卷矻矻然且閒矻矻又皇皇如有求夫所求必於所嗜而所嗜獨文章然又念文章一途惟幽人名潛與潛及陳人骨埋與埋爲千古長恨而眷想慨歎慇懃鄭重尤於焉汲汲不求何獲其謂斯乎若鴻飛何慕

當不謝圖居於曩寵若孤寃有知當不謝及第於曩賜而所謝必尤貴則孰貴於明揚我文章者夫合生死並揚此文章所以不見而畢見也憐才哉先生乎於今幾郎如余茲日者行年七十疎慵固陋而先生猶垂念故知獨取余未刊不知姓名一録刊其名於書影內以不見倦倦則他所垂注可推矣以故賴古堂文選未已又有尺牘選且新鈔繼以藏弆藏弆繼以結隣或曰觀止矣予曰未也觀備矣李氏之龍門高然登其門而不見斐然王家之蓮花池龎然入其

池而不見蒼然若先生於茲選備矣雖然先生之爲文也謝六朝畀弱追秦漢古健故所選之文如其文獨尺牘三選何春華與秋實並收夫古文則明堂之崇臺巍觀也故必欲典重而簡樸所謂棟梁王家松栢獨正尺牘則邃室之幽花異草也故不妨妍媚而蔚紆所謂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信斯言也將尺牘與文選分耶曰不分或兼採理學家牘則尚質然質不削色或廣羅文學家牘則尚腴然腴不傷體且科名不題官爵不署惟錄其地里姓氏以傳葢將去俗而

返雅也夫是選之去俗而雅也亦然故能以雅觀成巨觀則謂尺牘與文選仍異名而同源焉可雖然望渤知歸是皆歸源於先生文章矣余蠡測蟲吟以服膺嘵嘵未知當否是爲序

宛平楊彭齡商賢譔

減齋先生輯有尺牘初集二集余弗及序三集成乃得而序之先生語余曰尺牘古辭命之流自有文辭以來左氏戰國漢魏晉宋下至禪宗亦各其致焉後之君子爲之亦各其敝吾無取焉爾敢問先生輯著

之意曰壬寅之夏吾適有肌膚之疾於長夏之日而
弗堪也於是取尺牘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
好事者請吾廣之集遂得三噫先生識度在文辭蹊
徑之外斯所以可愛而可傳也余告先生曰一家之
言能備萬物之情者鮮矣盡萬物之情者必求之衆
詩之國風是已斯集也姓氏以數百計三集有加其
爲人衆矣以情則情異以言則言殊其爲變多矣故
有可觀者焉其所與言非其懿親卽其勝友又所肝
膈傾吐處乃語之眞者凡語之眞者能言莫及而況

又在能言之士乎微獨先生愛之其孰不愛之今集所載常者經人物怪者動神鬼琴瑟之純古筑缶之悲涼其合則三代之言其離則變雅之志是故游夏之雅論在猗之峻語隱逸之放言以至浮屠老子稗官野史之軼辭叢雜爛熳感人有至者焉先生不次年代不起義例佚蕩以羅之傲睨以裁之怡笑以領之動色以拔之文辭小道耳尺牘又其小者然先生之本懷識趣去人遠矣雖然其微指不盡在書昔孟雲卿沈千運王季友諸公詩高作少寥寥數章與全

唐大編爭光比烈則元次山篋中集之功今海內竄
年著書之士被光景而名彰微先生彼猶有其詩惟
是負才抱異其書未成將遂名滅響絕令一旦若其
姓氏如許男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
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先生其仁人之用心也夫

黃岡杜　濬于皇譔

古人論著必有指歸指歸之所存深者一見得之用
其指歸以考其詞義一往無礙則破竹之喻也淺者
不能即得而游於指歸之內好其詞義因以得其指

歸則攻木之喻也以此歷觀古今論著之道而總其文章之派別曰辭命曰敘事曰議論略有三種而歸於有指歸而傳無指歸而廢則一而已矣尺牘者古辭命之流而兼可以敘事可以議論者也故他文惟言其所當言而尺牘可以無所不言在文章中譬之官守其猶言路歟宜君子重之顧世之論輯尺牘者多矣徵博則臃腫支離涉趣則雕飾小巧甚至於下走之清談與市傭之雄辯雜陳而並列原其心豈不欲投淺學之所知徇流俗之所好使紙貴一時之爲

愉快哉乃其爲書竟亦不顯何也惟減齋先生以博稽之暇嘗一蒐訂尺牘鏤板未竟而四方求者已接跡於坊間爭以先覩爲快及書成而吕傳萬紙想望二集益甚於初今三集將出綴文之士探其成否者又如飢渴之不能少待先生何以獨然哉惟其指歸之不可易焉耳指歸安在乎在於以忠孝爲主宰而愼獨爲忠孝之基以詩文爲輔翼而好學爲詩文之本以朋友爲礱𥗟而克終爲朋友之極其餘幽事相關若溪山雲月之言風人善謔之語未嘗不間加采

擷然其爲用乃余所謂引而游於指歸之內使人好其詞義而因以得其指歸者也噫先生之用心苦矣夫以先生之學使獨著一書以闡天人性命之理明古今升降之數豈不孔易而先生以爲無益也夫六經在世如挈日月尚有不能舉其篇目者況他書乎惟尺牘則操觚之家鮮不寓目顧自百年以來十二前輩名人恃其筆舌之俊利多爲偏宕之辭宇內靡然從風而古先聖賢以暨詩文大家之緒言篤論微矣先生用是隨流逆挽斟酌一時之羣言而折衷之

於道一再論定喜人性之本善幸古風之可復至於三施不倦而遴拔益精評隲益切焉葢至是而舉一世之士深者淺者俱得其指歸之所存則先生著書之心不於是遻旁寄而曲暢乎嗟乎葢余嘗與先生私慨斯文之患相循俱謬而莫知其所以救之之方者有二端焉斷自袁徐以來詞學之患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是矣然不實於工力而實於脂膩餖飣捃摭滿紙面目都非何况神韻是尚實而轉益空疎也又一患也斷自姚江龍谿以來理

學之患亦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又是矣然不實於踐履而實於趨利好勢爭競執著牢不可破而絕無曠達之觀是又尚實而轉益浮薄也此又一患也今觀先生是選所登或詳或略有賓有主其於虛實二患不言所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具餘矣是尤愚心之所深快也屬先生選成以余為知言命言其端余惟不可不言者惟其指歸之所存乃其書之所以有益於世與其所以獨顯而必傳若夫選中所載諸赫蹏之古雅清新一洗惡扎則以先生

之衡鑒辯之淺矣余不論可也或問結隣之義余曰
意先生將與同人共古研而敦石交乎余何足以知
之

虞山錢陸燦湘靈譔

昔者孟子生於鄒魯之鄉莊子生於宋梁之境其地
相去非數千里也孟子孔之後勁莊子佛之前茅以
東西兩聖人廡而祀之皆千萬古之大賢也而是兩
大賢之書讀七篇者稟然發其仁義之性讀內外篇
者淼然遊乎道德之初各以其書孤行於世而惜乎

當時兩賢既不克過河而相見又未嘗有削札爲刺寓書於簡相往復問難之言昔人所謂莊孟相見必有可觀者余既不得而觀之矣後數百年而司馬氏子長出乃取兩賢叙之於列傳當時七篇未列於學宮故僅與三騶淳于髡愼到荀卿之屬同時竝論莊子則僅載其漁父盜跖胠篋三篇之目以爲詆孔子之徒亦但曰善屬書離詞而已是兩大賢者其人不具論卽其書目亦待太史公始愈傳故其人往矣其言久而愈新又數百年而眉山蘇氏父子繼出老泉

旣自謂得力於孟子之文而潁濱爲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則是孟子莊子又得蘇氏父子亦愈傳今執人裾而告之曰吾將使孟子莊子司馬氏蘇氏之言合而出於一人之手豈非天下快事哉然而不能也又告之曰吾將使孟子莊子司馬氏蘇氏之言散而出於數千百人之手而合之爲一人之書又豈非天下快事哉然而又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天下卽不能有孟子莊子其人而或幸而有孟子莊子

其文無司馬氏傳之於前蘇氏父子學之於後卽孟子莊子過河而相見日削札爲刺寓書於簡相往復問難其遺言緒論篇翰磨滅亦必不能附於七篇內外篇以傳到於後如今無疑然今有其人矣世所稱減齋先生是也先生之於尺牘也凡三選而結隣集始成先生之三致意於尺牘者何哉夫尺牘者文章中之一體也文章之體製各別而宗旨亦異號而讀之曰尺牘者迺兩人相與言情論事雖異地若對面可以傳知久之而娓娓入人之深者他文莫之與比

也卽以尺牘之一體論之其亦有不同者凡公之事
自下而上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或下以私
自達於其屬曰牋曰啓惟是旣非公之事而又無候
問請謝之儀四六比耦之套號而讀之曰尺牘者迺
兩人相與言情論事雖異地若對面可以傳知久之
而娓娓入人之深者他文亦莫之與比也自晉魏以
來列於選體司馬子長報任少卿一書在焉皆未可
以尺牘概之惟有宋以來分類編集者尺牘之多莫
多於子瞻而亦莫妙於子瞻余嘗以謂子瞻之文司

馬氏之本紀世家列傳也子瞻之尺牘司馬氏之論讚也讀司馬氏之論讚則愈思本紀世家列傳之爲文讀子瞻之尺牘則愈思子瞻全集之爲文則尺牘之選誠不可以已也夫天下固未有文字如蘇氏之出於孟子莊子卓然成一家之書者焉能必夫尺牘有如子瞻之妙者乎不能必其如子瞻之妙而亦未必無數千百人之中有數十人如子瞻之妙者又未必無數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更妙於子瞻者特存乎求之博而取之精耳求之不博則嘗得之近而失之

遠取之不精則嘗恕其瑕而蔽其瑜先生不然先生曰吾以數年之心力聚天下之爲名尺牘者又加以數年之心眼隨得隨選或已選而復删或初棄而重登要以有關於世道人心仁義道德之旨而下及於雜物撰德情事議論之妙蓋求之不可謂不博取之不可謂不精矣余讀之而嘆曰有是哉以孟子莊子之兩賢同時並起在數千里之內不幸而生於戰國之世山川間隔聲氣不通遂畢世而不相知文章離合之勢豈不視天下離合之勢爲盛衰哉今吾輩幸

而生於一統之盛世操三寸之管盡數幅之紙不歷而走數千里之外又加以京都省會郡縣四方之交輻輳而日至旣握手道平生極驩別去而離索相問訊晦明風雨語念相聞天南地北如吾鄉閭族黨也夫一堂之上聚數千里之人如其鄉閭族黨也豈非天下快事哉淩假而几案之間聚數千里外之數千百人之手之筆之舌如與其鄉閭族黨相與娓娓翻覆情事而不猒也豈非尤天下快事哉雖然數千百之人在數千百里之內外其地雖遠當一統之盛世

如其鄉閭族黨也固一幸也然而造化之精華日溢文章之風氣日上不有人以收之則散不有司馬氏蘇氏其人以收之氣力短而意味薄亦終必至於散而此所謂數千百里之內外之數千百人者度未必有如孟子之七篇莊子之內外篇以孤行於世而僅僅藉先生之是集以傳姓名文字於世不尤幸之幸歟然則先生三集之成也豈非柳子厚所謂思報國恩獨惟文章者歟易彖曰萃聚也傳曰大宗以收族也結隣其比物比志也歟結則不散矣此余所以測

先生是集之旨也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二日賴古堂彙梓

序畢

#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

## 凡例二十二則

硯字結鄰衛公佳話原其取義實既文心蕋文人託契於篇章則翰墨日依爲左右故周旋几席無非側理千張晤對終朝止有隃麋數鋌亦猶之乎硯也況魯論垂訓著性美於不孤唐句抒懷快天涯之若比鄰之爲義更切應求集以命名適符贈答

尺牘原取通懷縱談何所不可而尤以扶翼世道

規正人心爲極則然每見世之刋刻格言者襲彼常談贅若故紙語再設而不靈聽習玩而生厭是集既爲進言者審端更爲受言者措意凡訓廸後生之篇垂示子弟之語必取其倍常警策者急爲登選徐幹中論而後獨著箴規顏氏家訓以還讓其旨趣

尺牘有選斷自數十年以來者以隆萬之前歸茅而下一二大家製作聡然無事表揚但欲模範後進終恃崇尚前修近如顧涇陽之醇至馮琢庵之

名通方孟旋之幽奇曹元甫之婉秀皆各自成家必借光全集昭明錄賦首重楊班正宗列文輩推賈馬但使欽其姓字無不奉若典型然亦必搜其未經剞劂者始入之簡編耳

稽詩書之垂訓以忠義爲首稱然與其發爲文章孰若見之行事故遠而周蓼洲高景逸近而劉念臺馬素修皆表節烈於一時然振馨芳於千載仰其潔志堪與日月爭光被其高風遂使懦頑廉立況本正氣爲嘉言復有文詞炳炳者乎安得不急

標之以爲世範

尺牘抒詞原起來往片言悉意更重友生若使交情不著則雖寄遠奚爲孝標絕交之篇止是譏其涼薄長公葬董之乞不獨恤其生存故集中如馮琢庵議婚孤兒徐荆山請賻亡令皆足維持末俗期於敦篤同聲固魚素之光輝鴻音之慷慨也讀者尤當秉茲高誼勿僅溺其英詞

釋氏之言儒者不道前所裒集未甚錄存患難蹙經以來宗旨遂覺有異故東坡海外而後文字半

屬逃禪摩詰輞川之中詩章多如拈偈彼名賢之用心若此則野老之託吉宜然適張君僧持以所鈔諸釋子札見貽攬其宗趣頗釋塵攖遂多錄以示世然亦取其言下了了斬斷葛藤者若但襲梅子之機鋒妄當正覺假木樨之詮諦肆扇魔氛豈爲所炫吾知免夫

文章本不一家流弊因之迭見尺牘亦爾衆體宜分李于鱗之癘齒聱牙不免以艱深而文淺易汪伯玉之字櫛句比遂至以繩尺而掩風神王百穀

動幕史漢藍本無多陳仲醇矣曰林泉清言咸習此皆翰詞之穢跡抑亦烟墨之枉瀾雖使起諸公於今日猶然剩技堪嘔況復沿故態於當年安見新裁足式凡若此者不獨解嘲七發經數擬而不鮮總以著說千言本浮誇而未至槩所不錄作者宜嚴

文人契濶動賴好音下筆寒暄難辭套句但春花秋月之述亦有妍心隔歲經年之思非無異製時而間勝未可求多其餘率臆所成不免千篇一色

或以數句之累致傷全體之瑜間爲逸去要之偶

然至於詞有複繁意有重出亦或稍乙不過數篇

敢曰槩譏予躁之高文豈至輕易呂公之一字選

之盡粹覽者勿疑

尺牘之傳莫貴簡雅故右軍竹素以數字足思伏

波翰音以少言傾聽若阡陌旣多則入之不辨道

里甘苦畢備則咀之安見芳嘉長篇剌剌覽者倦

矣故前集每於十二長篇已鐫而復去之繼思尺

牘諜篇本爲古文正體子長之報任安足見司馬

椽筆明允之上永叔無非蘇氏鴻章是集選遴兼恣浩博多收巨製以續大家

寒暄習語重出厭聞是集在所刪割矣而論詩論文之牘不免稍嬴議者或以數見不鮮則選者究竟將存何等不知劉勰文心全部俱明體製鍾嶸詩品數卷止釋聲情是以千古之名流不出兩家之辯論況乎裒集能勿賒存

詩人嘗稱戲謔史家亦傳滑稽故莊言雖可訓俗諧語亦可諷人東坡居士時通噴飯之箋山谷老

人數見解頗之牘兩公高致千載宛然近代以還遙聞足式但取無傷大雅何嫌偶涉禪宮

江左雅尚駢麗唐初猶襲餘芬宋代以還始卑聲律前集之選不甚甄收既思由秦漢而六朝增華原於踵事本昌黎以起八代還醇不廢彫章是集但汰繁音猶存麗則務使齊梁艷體還埒美於西京抑將王駱瓌篇更爭高於盛世

竟陵矯公安之纖弱人知復古不無首功而後來同聲附和極力交攻見之染翰者不少徒令具眼

者欲嘔故槩爲删簡不稍遲躇至如錢湘靈賀黃公之是正其謬則鍾譚之功臣也人非至聖安能毎事盡善則言匪六經豈遂一字無訾乎存之以爲斯事商略而已

詞尚辯駁事起凌競前例所言亦幾詳切而是集所載毛柴往復之篇原主相成非爲犄角遠則朱陸同異要於各救所偏近則何李較商曩巳並存其是兩公詩說亦正相同三牘論申不一而足故列柴於前卽系毛於後正使往復相生庶見機鋒

對觸毛柴諸作嗣刻四集

海內人文數十年以來大半彫謝以豫章南吉夫士千子既物化於前士業巨源復溘然於後傳平叔陳少游王于一徐仲光繼沒矣以至中州之侯朝宗越中之孫介夫閩中之陳開仲徐存永許有介毘陵之董文友鄒訏士亦復後先並作古人但長卿身後猶餘封禪之書桓譚世殊獨表太玄之草諸公遺文或有存者同心搜逸尚其望諸勿謂大雅之云亡遂使斯道之絕響

身既沉淪著書不能自見才雖英異折玉亦遂無聞是以奇編時出敝簏佳構或等碎金伯玉久困非擊碎鳴琴則雅章幾於奔散矣長吉夭亡使盡投溷厠則麗句竟趨銷亡矣故是編於專集之未顯揚者或數篇之僅散見者片羽皆佳亦爲錄出瑤篇書首必紀芳名以見予表章之素云耳

制舉之業扶翼聖經論辨之家紛綸衆說二集亦略載數篇矣以予近有制舉正言一編採王唐之壺奥崙設成書追弘正之風裁另申鄙見故此集

凡在論制舉業者多在所略

史家有論其來久矣創始於馬遷宏開風範增華於范曄大暢標流以至歐陽五代之書穎濱三國之論要皆因人以論世或且論世以知人其間藩域甚宏必審疆隅另立尺牘雖無所不通大略以抒懷爲正若曰連類襍引非奢黨竟博綜體裁並失故諸公貽惠之篇間有涉史論者槩所不錄

從來尺牘之選多以充腹笥供書鈔也予選非然故翩翩書記難簒其隻詞瑣瑣贈酬靡移其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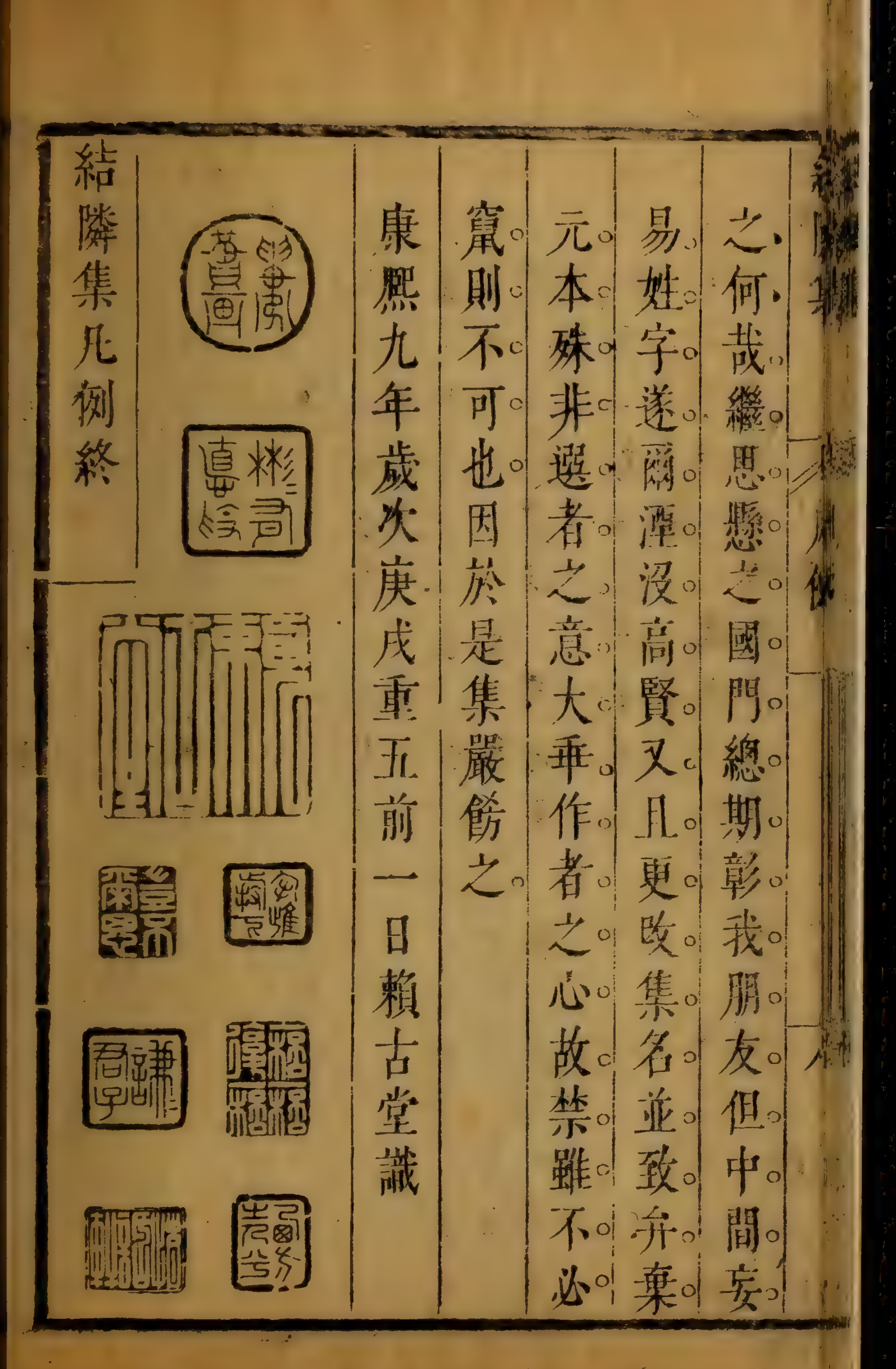
然有一篇止論一事如毛馳黃杜韻之爭方爾止字學之辨千言反覆不外一端二集已登終於復去至如天官輿地潮汐象爻統括止若類書節取有同策略即使另爲一集尤當確有折衷況乃牽入淸裁不幾等於贅設

理學之書爲文章所首重儒林之彥多崇餙以名高是集惟取其確有會心庶藉以砥茲同志其餘剿鹿洞之陳詮開口無極太極拾紫陽之贅緒妄分北學南宗此猶禪門惟拔舊案徒使聖言湮於

蕪穢末學弗著精思費紙何爲盡芟不錄

文各有體名遂相從篤之之與笑峰法俗偶異其稱標擧誰知所適要以文字爲之正斷斯爲名稱兩得其宜故風雅之作仍書以舊名禪喜之篇必標以法諱各從其類也始知儒名而釋行自終覺其不倫釋號而儒言猶强爲之附合耳

新鈔藏弆次第鐫行但取流通不禁翻刻亦既詳告之矣而無知者取其大半攘爲巳有人非郭象竊向秀之書子豈淮南集八公之作伊可惡也謂



之何哉繼思懸之國門總期彰我朋友但中間妄易姓字遂爾湮沒高賢又凡更改集名並致弃棄元本殊非選者之意大乖作者之心故禁雖不必竄則不可也因於是集嚴飭之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一日賴古堂識

結隣集凡例終

#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目錄

卷之一

與如同年　與于惠生先生　與倪鴻寶先生

與吳楽一同年　與于惠生先生

高攀龍　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

答周來玉　高子遺書

周順昌　景文蓼洲謚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三則

王　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南牖日牋

與門人程楚石　與門人卞伏生　又

顧憲成　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小心齋劄記

示人

朱廷旦 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朱伯虎兄弟

馮 琦 用韞琢菴山東益都籍臨朐人

北海集

寄楊密雲盤石

高 珩 蔥佩念東山東益都籍蒙陰人

與周櫟園 又

趙進美 韞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祉亭相國　與王貽上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答尤展成書

卷之二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寒知

寒支初集

與林守一　答周櫟園先生書　答黎媿曾　答

雷震專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紡授堂集

與卓珂月　與申青門師　與林守一　謝潘昭

度師爲母立傳書　與張友有　與丘小會書

與余賡之論作令　與陳昌箕

陳鍾琠 石丈福建晉江人 寄菴初集
答張麟符 與人

林之材 伯棟福建晉江人
與櫟園夫子

陳奎耀 克韞福建長樂人 金碧集
與人

林嵋 小眉福建莆田人 奚道人初集
與夏彝仲書

釋道盛 覺浪和尚福建浦城人 天界禪師全錄

卷之三

卷之四

與龔柴丈

林向哲 十吏福建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論詩書

王　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趙世顯 仁伯福建閩縣人 芝園文稿

致友人宜典酒汪子

鄭　磊 三石福建侯官人

與酒徒陳天亮

釋元賢 永覺禪師福建建陽人宋大儒蔡西山後

鼓山寱言 鼓山晚錄

與人三則 答新城江孝廉

許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又 與門人吳翊書 答汪鈍翁書 與恭友書 與王篆夫書 與李屺瞻書 與宋牧仲 與陶菴

錢陸燦 湘靈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茲 答同年許甫草 與鄧生 又 與吳岱觀 與雪鑪上人 與汪舟次 答徐[illegible]問詩 示兒 又

安致遠靜子山東諸城人

與蔡漫夫蘭雪堂集

卷之五

萬時華茂先江西南昌人

與李小有漑園集

陳際泰大士江西臨川人

與李小有巳吾集

羅萬藻文止江西臨川人

與友人此觀堂集

與陳少游

曾畹庭聞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屺瞻書　答吳四書　答人

陳孝逸少游江西臨川人

癡山南郵集　遺稿

與徐仲光　答劉千里　與朱太寰　答笠

庵　與某　又　與楊本張

劉遇奇蝺膺翁廬江西廬陵人

慎餘堂文集

與新登第友人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與友人

黃國琦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李　清映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陸廷掄懸圃江南興化人



顧九錫思澹江南江都人

梁于涘　飲光　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黃　經　濟叔　江南如皐人

與某大令

陳　畢　天耳　陶菴　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一名潷　留耕堂集

與王山長

宗元鼎　定九　梅岑　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與汪舟次　止所知娶某姬

陳台孫　階六　江南山陽人

吳嘉紀　賓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張　琿　韞仲拙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汪　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李　清　再見

與夫山和尚

吳綺　蘭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黃澍　仲霖次公勉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櫟園

陳無競　雋烈榕菴江南江郡人

示人

范淶　原易晞陽江南休寧人

晞言

示人五則

黃奐　伭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又

釋元志　碩揆江南鹽城人嗣靈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復韞諸侍者

王巖　築夫江南寶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孫枝蔚　豹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溉堂集

謝家無言　與汪舟次　示兒燕

王道浚　若谷江南儀真籍江西豐城人所著有元機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諸集

示人　又

孫廷銓 道相沚亭山東益都人
示人

王崇簡 敬哉順天宛平人
冬夜箋記
與人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硯山齋集
與人六則

魏裔介 貞菴石生崑林直隸栢鄉人
兼濟堂集
與蔣若弟 與孫北海 與彭士報 與杜子靜
答滿城令佘論山 與邢州史太守 與真
定胡太守 答高袞文

申涵光和孟梟盟直隸永年人

示人

喬鉢文衣直隸內丘人

與人

魏象樞環極山西蔚州人

與人三則

王克生孟楨半石山西陽城人懷古堂集

答安靜子

王弘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砥齋集

與劉孟嘗

安致遠 再見

與劉生

李澄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與劉子羽

周體觀 伯衡北直遵化人 晴鶴齋集

與陶菴

申涵光 再見

與李小有

諸曇

謝謝仙臞寫小照

徐枋 昭法江南長洲人勿齋先生子

與姜勉中

張灝 彝令長公白於山人江南太倉人學山園集

復錢牧齋宗伯

釋通忍 朝宗江南常州人姓陳氏

與慕菴方司理　復沈司馬

余大成集生電士江南江寧人
殘夢
答吳五印　答馬牛浉

陳丹衷旻昭涉江江南江寧人
與宗開先論畫　與周滅齋

傅汝舟遠度江南江寧人
七幅菴集
與卓蓮旬

吳國賢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曾王父
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胡虞逸澹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述酒亭稿

與杜于皇　與林那子　與友　與弟致果　與某師　與晉高蔚生　與孫公調　答友人

李　敬　聖一　退菴江南江寧人

答王貽上

羅孚尹　瑕公江南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名光璽、韡壁遺稿

與劉公勇　與妙意老人　與簡道人　與孟某沂論醫　與周減齋　與櫟下先生論風教

與胡致果

蔡祖庚　蓮西　抑菴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又　復友人

程希孔　望尼　踽菴江南江寧人

王仕雲 望如過客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四辰堂集
答龔勉之論堪輿

張芳 菊人鹿牀澹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寄李三石 寄胡雲嶠 與繆中實
與黃俞部

紀映鍾 伯紫戇叟江南江寧人
眞冷堂集
寄傅青主

張怡 白雲原名鹿徵字瑤星江南江寧人
栖霞集
與楚雲和尚 又 與友人 與周減齋 與姚
寒玉

黃虞稷 俞邰 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與倪闇公　與許甫草　與羅以甗

與減齋先生

高阜 秉生 江南江寧人

蕭栖稿

與周減齋先生　答周雪客　又　答友　示遇

兒　與蔚生弟論畫　示門人周龍客　與黃

俞邰　與周鹿峰　與吳冠五

卷之九

釋袾宏 佛慧 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聞楹菴居士

卓發之 漉籬集 左車一名熊儒字無量一字蓮旬仁和人

曹　溶　潔躬　秋岳　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董本立　木有　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陳　濬　開仲　福建侯官人

與滅齋先生

徐延壽　存永　福建閩縣人

與滅齋先生

胡　介　彥遠　浙江錢塘人　旅堂集

與滅齋

何偉然　仙臞浙江仁和人　梨雲館集

與人　與吳文中　答卓左車

朱一是　近修浙江海鹽人　爲可堂集

與范遵甫書　與滅齋

陸彥龍　驤武浙江錢塘人　燹餘稿

與許天儀　上藏方李立齋舊邑侯書

繆伯聲　浙江山陰人　繆公以葩經名宿爲上元令有仁惠聲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三則

卷之十

黎士弘 媿曾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何絅 省菴福建晉江人匪莪先生尊人



周嬰 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張光世 行秘福建莆田人 不履園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陳肇曾　昌箕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釋道忞　木陳廣東和平人

弘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尚

周　鋭　遜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甘　亮　欽采江西永新人

答人

史桂芳 景賓惺堂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鄧渼 遠游江西新城人

與人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榆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蕭士瑀 次公江西泰和人

陶菴集

與人五則

蕭士瑋 再見

賀貽孫 子翼 江西永新人

心遠堂集

復謙菴先生　爲亡姊莊烈君乞詩文箋

劉光震 肩吾 江西永新人子雷奮龍奮皆有文名

翼雲堂遺集

復趙雲侯孝廉　復羅紋山

何屬乾 不息 江西廣昌人

玉尺堂集

寄弟與臣北上

卷之十一

蘇惟霖 潛市 湖廣江夏人

西遊札子

與吳浮玉

郝承健 惟順玉吾湖廣京山人

與李太史

曹胤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蔬堂文集

上倪伯屏書　與李元美　與周簡臣

王一翥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韋子寅

劉敷仁 濟甫月幢湖廣江夏人 添學草

與郭無咎　呈叔父

釋正志 石人檗菴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 檗菴別錄

與定齋　答文用昭　答尹翼子　與李君　與

石谿兄　與法子錢湘靈

程正揆　端伯　湖廣孝感人

青谿集

與減齋論葉榮木畫　與龔半千

髡殘　石谿　祖堂大師　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與蔡龍文

論書畫

朱日濬　菊廬　湖廣黃岡人

與王昊廬

顧景星　赤方　黃公　湖廣蘄州人

與汪介人　復張長人

王澤弘 涓來吳廬湖廣黃岡人

與陳徵菴

杜 濬 于皇茶村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答山長 與豹人 與前民 示兒 答秋澗

答火傳 與虞山 答友 復翁山 答石林

杜紹凱 蒼畧湖廣黃岡人退思先生第三子于皇弟

緣督堂集

與吳山賓書

羅世珍 以獻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林父母 與譚韶成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與黎石龍　皆同人助鏡如[illegible]人[illegible]

山書　與薛若孟先生

周蓼恤　貞蓑湖廣大冶人

與汀寧友人

卷之十二

何如寵　康侯芝岳江南桐城人

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謚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葉燦　曾城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吳用先　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

函玉山房集

何　采　第五　省齋　江南江寧籍桐城人　文端公孫

與減齋八則

方震孺　孩未　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書

龔鼎孶　芝麓　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與冒辟疆

孫國敉　伯觀　一名敉　江南六合人

與大梁張林宗

孫湃如　阿滙　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吳非 山賓江南貴池人

與滅齋先生

王士祿 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 又

王士禛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四則

周明與 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菴尊人

自鋤園稿

與朱買軒 與謝益之 與許冏生 示睦甥渭

陽

周寰 廣菴大狐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卷之十三

姚希孟 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與劉大參達生　與宋獻如

吳偉業 駿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與吳默眞

失名

與陳眉公徵君　答戴石房

李雯 舒章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關　與金長留書　與王敬哉先生書　與沈彥深書　與顧偉南書　歲首與友人

汪琬 苕文江南吳縣人

鈍翁類稿

楊大鯤　陶雲秋屏九摶江南武進人

與曹星客　與友　又

釋通琳　玉林蔚麟江南江陰人

大覺禪師集

與學人　又　與人

顧樞　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眾汾君諱貞觀

之尊人　西疇日抄

示人

徐元珙　荊山江南武進人

募賻建陽令書

賀撫宸　黃序江南丹陽人

煙鬟閣集

弟病癯與此

賀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許甫草

卷之十四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又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亂禧亂禮

與人五則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采書　與子弟論文六則

魏禧　冰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與彭中叔　與友人　與人

論地獄書

魏禮　和公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魏世傑　興士江西寧都人

答臨川王元升書

呂　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集

示人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亝　如何不飲亝集

與某司理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塞菴遺稿

答周減齋

周文煒　赤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四留堂集

與賈徙南　與人　示長兒

周　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復次京　復麗兼　答倪舒　復鄉先　與鄭生

答省齋　與閻公　與宋轅文　與郭蓮峰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與張文寺 醉耕堂遺稿

卷之十五

唐時 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與艾子魏　與沈雨公　與何匪莪

與林李二君　與孟旋　與曦侯　與小有

凌世韶 宮球蒼舒洒沙江南江寧人

簡蘊公　與張景蘧　簡吳玉宗

倪嘉慶 篤之樸菴江南江寧人

釋稱笑峰和尚

與張南村　送桑矩斯之都　與友

吳　晉　介茲　江南上元人　一所先生曾孫

東周雪客

紀映鍾　再見

答稻鄉相公　又　又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

龔　賢　半千　柴丈　江南上元人　半畝園尺牘

辭屈翁山乞畫書　與張侍御　與周雪客

張　惣　僧持　南村　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答陳坦山明府　與徐子孺　與
櫟下先生

王　槩　安節東郭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寄徐旅人

胡其毅　致果靜夫原名澂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與若　答簡庵

劉　然　黎先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
友聲閣集
簡曹顧菴太史　與徐子立

吳　宏　遠度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紳　與減齋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

羅　燿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與減齋

汪洪度 于鼎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倪　燦 闇昭闇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又

余　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硯山草堂集

與楊烱伯　與友人　與李過廬

胡玉昆元潤褐公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胡禹奠螭贊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周銘鹿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又

高岑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𤇴公　與減齋

鄧　喆方魯江南江寧人

與陶菴

樊　圻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蔚生

高　遇雨吉江南江寧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周雪客

周在梁園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卷之十六

祁承㸁爾光彝度浙江山陰人季超世培尊人
澹生堂集
與錢伯濟　與樊致虛
祁駿佳再見
與弟世培書
姚士麟叔祥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轅書
薛岡千仞浙江寧波人
與人　又
陸培鯤庭浙江仁和人
[illegible]

淩義渠 駿甫茗柯浙江歸安人 忠淸公集

與潘慧曉　與蕭園諸同社

嚴　頤 子上原名首昇字平子 再見

與郭天門 與熊次侯　與張孟倫　與田伯玠　與張孟倫

杜首昌 湘草江南山陽人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黃國琦 再見

與臧齋　又　又　與錢牧齋先生、

謝惠九藥

李良年 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

與周靑士 與懸崖大師

姜承烈 武孫浙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毛甡 大可又字于浙江蕭山人

謝竺蘭上人書

姜宸英 西銘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佟世思 儼若遼東奉天人

與梅堂尺牘

與舌如上人論海藏

與非熊三弟

與韓允文妹丈

高兆 雲客福建閩縣人

與人

文德翼 用昭燈巖江西德安人

與周滅齋

又

張飂 闇子江西金谿人

與叔岳陶菴

王有年 惟歲硯田江西金谿人

與滅齋 又

王猷定 于一 江西南昌人

與人

林嗣環 鐵崖 福建晉江人

與滅齋 又 又

李煥章 象先 山東樂安人

與人

王雲龍 雲從 江南涇縣人

與人

陳維岳　緯雲江南宜興人其年弟　湘散尺牘

東兄其年

吳越彥　季舒江南高淳人　立修堂稿

寄崔正誼大令

結隣集目錄終

#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一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劉宗周 起東念臺浙江會稽人

與人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戔戔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譃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即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此教人愼言也此選遂遵先生言去此䆠種之筆

妙在是刻
[illegible]自己



二

人言之及我者葢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意意不可匿而微於色吾目擊焉而亦意喻之意喻之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意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三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旣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

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羞惡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四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甞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五

毎遇拂意事即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子蓋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良箴可佩莫以學流人語視之

道學人刻論眞有可味

佞人習態習心何所逃遁

六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即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妝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即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七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孟旋先生人文稍前其集亦世所共有近吾年友李慶生督學

八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九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方應祥 青嶼孟旋浙江西安人 青來閣稿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老舉人會試譬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持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饑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子以短日載茲長貨曷賤賣之

浙中刻先生合集多未刻稿因摘入此中世人當快見所未見也

孟旋年五十始博一進賢冠然觀如此筆札豈是以老孝廉終者

其實有得之言說得

以濟目前吾知此人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貴賣不得賤賣不肯有法于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貴之貨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間也今 弟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翛然于此中哉

復方長逸汪雨若

得于人跡少所往來而吾足能不由我發動處并習

如許奇鑒止是性光透露

百許日胸中清虛曠蕩之致汨汨欲尋覓紙筆作緣此即平日涉獵古人追隨良師友真實光景逆見之兆

如此薦書即甚惡游客者展之

## 與熊太崍年兄

友人王玉生過弟曰此行取道富沙君侯熊先生子同籍也七名一業者過富沙而不獲通姓名熊侯以爲憾子有所欲相問以郵我乎范穆其者時俱在坐意亦同之以弟當茲顧領蒼葭之深兩君眷然起我西方好音之寄快裁此縑附諸行李長者居常不鄙

染髭鑷髩古今通病先生質實道其本色可發一笑勝王僧虔多矣一幅老人染鬚圖讀之使人失笑吾鄉王半菴先生常向人言吾不負鬚

方生開械一笑客到意中也

○與徐元晦

鬚眉皓然一老翁而厠還人愛我者誨少塗飾以免見者之駴弟心感其意而不能從也爲解人之說者乃更以此賞弟之任真然任真又非弟所得當弟實習懶而然耳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子手巾裹䑋領摩不得寧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未得鬚黑面肉斑剝領袖滋膩五色蓬蓬恠狀螮蝀譬老婦人抹粉愈甚竈君形相愈以不掩不但害姸且

以應童試時不曾拔做官時不曾染也曾稽陶石簣先生壯無鬚晚乃得數莖雪色矣自笑曰吾生平不知鬚乃有黑者

老人終日强言道以降伏其習心究不能[illegible]

以增醜三十年秀才面孔一部青來集公案歷然飾于何有哉所以決意本色向人兒當崩痛不應為淡語相蒙也

與孫不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讀之知味不淺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罵坐而已嗟乎酒人而罵坐不猶勝于不飲而醉不敢罵而反脣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得于世而漸入于境之老其與人未有不多怒者也佛則免此耳

青嶼先生在明萬曆中文與品骨卓然自豎於此見其忠厚之至

是厚不是憤善于讀騷

## 與陳元朋

古今處憤地而極憤之致者莫過于屈平悲鳴之不已而至從彭咸之遺則離騷諸篇可按也悽惻宛轉廣諭旁擷未嘗一言明指其所憤之事直道其所爲憤之人太史公爲之傳然後揭其郄之因乎上官子蘭之輩屈子則有死而必不掛之口也憤之極亦寓乎厚之至騷之所以通于詩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此可得君子所以處憤之道矣夫我爲深山大澤而任龍蛇之

極其蒼雅

看其自叙陞遷何等筆墨

攬拏也爲百圍之松千丈之栢而縱凌風暴雷繁霜凍雪之摯剝也孰與厚望人以君子長者而藉其全我爲功德哉吾道不非天意有待如元朋其人而永寘之寬閒寥廓之地天下無此神理也循當臥起委順以聽天之定爾巳矣

與錢彥林

小戎屬隸三載浮沉主爵者習其數馬之無似更而試之以問禮譬之兼葯聾瞶之人條使觀火條使審音任界變遷課其績効懵懵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

超起遠勝發於郭之注莊

也夙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雷之鳴吾弟起蟄吉祥即此赫號爲葭琯矣鳥之習飛決不藉旁邊之扶掖憑其生氣以自鼓自舞于空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槖籥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弟指端轉掞鬼神應于箇事後先關節無復疑慮諦味來吉抑有未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

可掩也死之坯竹之箅死雞之餘骨豚木之跰步總吾心光明焄蒿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爲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即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書此部肯費精思有以復我

與汪敦伯

讀敦伯長箋牢騷之致中具本色我輩胸懷旨趣政下世界不討便宜處别有饒益一切勦語死架俱不涉影響雖然空中篙子政難撤弄矣

與茅君若

涉於理解自能有此韻語

傷咸以辛未進士初知黃岩與太守左調

朱橘苗三十本馳去種宜疏土不甚近水者綠葉凝煌火珠纍若差足柳浪菊英並供清賞猶是友生草木臭滋之時承于晤對也

曹宗璠 汝珍 傷咸 江南金壇人

崑禾堂稿

與詹月如同年

弟兩辱年兄賜惠無間阻修兼以手書珍重慰恤倍至雖祁奚之護叔向方進之營蕭育不是過也豈弟賦材蹇劣時與阨會以寒溫兩函羅此大難是使鳴鳥斷咮雙鯉剉鱗而風人勉金玉之音衛武與遠猷

吾鄉之封丘所至有康惠儀以通寒溫兩同門爲逆閹羅織成大獄時論惜之



之告皆入展氏刑書矣權璫煽虐羅織士紳西曹無敢平反者司寇且移疾去尚復何言耶昔龍門柳州皆以俶詭倜儻之材嬰幽囚困躓之遇憤懣無所發洩輒精文章思洗厥恥恐世或不信則援引古人如文王羑里蔡吾檻車條侯嘔血魏其病腓鄒陽上書望之對簿更生贖死子雲投閣以爲囹圄桎梏賢聖不免欲自解脫嗟乎身旣辱矣嚚嚚語人曰吾賢聖之徒也不重爲腐儒俗人笑乎然二子亦竟以文章顯世無不誦其才而悲其遇與賢聖相頡頏輝映如

今文章不及二子後世斷斷誦其才而悲其遇不及二子獨囹圄桎梏同二子則其可悲可涕憤懣無聊視二子之撫膺古人者當更何如也是以苦塊餘生招魂召魄流覽傳記思爲辭章而根實未沃膏澤不耀方在受憂其難之境又竊自思維罪廢以來姓氏灰冷海內賢豪日益淪隔縱少有著述而名山寂寞其人渺茫終不獲傳布此歐陽子所以撫藝文志而嘆息者也昔太白蛻藁于當塗子瞻呈牘于潞公寄託得地聲施至今豈非斤斤難遇之人哉年兄英髦

高冠長佩氣體有如陳思

與學、龍變虎蔚、猶衣裳冠冕、宗器璉瑚、弟舜思叩首
階下、一以謝瓊瑤之報、一以商青牛之業。蓋重有託
也。博山僧歸閩、便候起居、箋頭一章、非申吉甫穆如
之頌、聊附唐民擊壤之義云。爾惟年翁教之、

與呂子傳同年

僕讀選至孔璋才學足以著書而美志不就。未嘗不
廢書而嘆也。夫士壁觀湛寂遺相離言則已矣。苟有
奇之必抒何卮言之無當。麒麟鳳凰無所用于世而
見者以爲瑞。況文章寫性靈、斯造化上繼風雅旁撫

爲之浩嘆

極擬古人
發憤之作
而才足以
副之

子史者哉乃有其才者不及作作者不必才卽才與年相偶竟作矣世必多方困抑之坎穴難出旅巢獨焚天亦似故奇其遺而降之怒以快妬才者之意此其人百死一生出其所鏤心抉腎以俟後世之知我者寃其傳與不傳則又復有幸不幸也嗟乎今世數架書皆零落之餘耳劉歆發憤于文學歐陽寄慨于唐志良有以也嘗憶司馬長卿有文君拂牋簪管而天子使使求遺書王昌齡王渙之高適輩集飲旗亭伶妓哀吟皆出已賦何文士遭遇之盛哉今士顛躓

誠有不可解者不得不搔首問天

困窮名不出閭巷一時達人智反出伶妓下則何說也豈作者才眞不及古人耶抑世不崇文耶又豈著述繁蕪天實厭且憎故天祟之不已又必蕩爲灰燼耶皆不可問也　僕自憂患以來頗窺作者之旨間有著筆不自收簡亦以名微援寡交游落落當吾世而無知我者又可望之不可知之何人哉縱復成帙終歸湮滅耳然嘗竊以自勗三　郡倉父振聲皇甫柳州羇旅發耀昌黎苟附青雲之士一人亦足不朽性年翁手揆天章胸衡氷鏡龍門高峻人倫所宗謹錄詩

文二卷呈上豈敢云伯喈矜枕函之秘談割漢臘承叔發廢簏之藏文移宋習亦日一日苦心千秋遠契其傳與否惟在年翁銓定間猶仲尼之璧履昭明之黼黻也

與史築巖同年

吾輩修潔自好輙横罹羅網時爲之耶抑命也然年翁姓氏炳列昭雪之案天下想聞丰采昔蕭相請室絳侯廷尉張敞亡命安國徒步皆復伸眉承明紀功太常年翁襲跡古人龍驤豹變所以問字屨滿聞聲

蹤倒雖橐裝盡散而座客常滿也若弟者周鼎不再出韓灰難復然知交寥落種秫旱枯門前寡可羅之雀盃中無樂銜之聖雞骨支床蟲吟滌硯陽節不耀壯事蹉跎已矣長與世辭矣數年來難喪婚嫁百無一措于一二同人貸斗粟以煑薇分餘明而照席未能支履況足買山亦功令嚴切當途之人方餂糠及米安能脫粟布被以養故人賓客乎清明先後當與年兄湖上盤桓一吊于瞻故迹山水如故予瞻之可傳者數卷書耳當年富貴患難不與春夢婆同烟銷

翌春夢婆
亦帶烟消

霞散寧不可嘆

霞散平日月流駛壯髮漸凋不識千古人中當作何處言之惻惻勿謂邢子才西山片石與峴山碑有優劣也如何如何

與劉念先同年

想見此公遊山水記當不減酈謝

寫得翠色出筆筆似子瞻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爲主人遂覺長公杖屨呼之欲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頰惟麗人分捧心之憂長眉鎖黛微聯徐流大與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漁舠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十里酒鐺詩硯笙簧魚鳥黼繡林巒代一日懺課晚照散綺水氣侵衣如在

大似子瞻紀承天寺一則

霄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縷縷出雲有如旗有如馬有如車輪又有馬折一足其眞耶其幻耶令客誦天問數闋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夜寒肌粟輙曳杖歸桃葉梅樁霏露浥浥撮飲不減金莖仙掌坐李氏樓月巡簷宿空水澄鮮冷浸心碧曠然天遊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淸供焉

與張羣玉同年

夜來聯袂湖上羽觴吸月相和而歌忼慨悽愴葢無候爲變徵之聲而霜華簌簌落也吾輩岌冠奇服刎

經汝珍一字一句皆極香艷之致却無一字襲六季

蘭荃帶矩衡不獲簪筆承明之廬剖珪雲臺之上僅從漁舠樵鋌綠蘄山骨碧擷水紋天乎人耶雖妖艷在側紈袴爲羣同堂燕笑欲流無聲何則孽羽之禽虛弦可墮孤根之桐毋軫即悲其中心之所積然也是以渡江之日罔兩責景既不能秉耒躬耕又不能垂簾卜肆復不能廢居徵貴馮鋏未彈阮途先慟亦何處爲平臺之遊耶倘邀天之緣得聚終歲糧使當與妻子別入土室持方寸油紙薈撮古人所長爲覆瓿事年翁去巴蜀數千里觿百指日再飧萍寄葛附

古人極敗興事皆吾輩極適意事吾輩亦嘗留幾端極敗意事使後人嘆爲極適意事足矣

瓶罄罍耻安得不憂吾輩亦何敢望步兵厨日有酒五升得如黃州晝叉錢日二百五十便可一意著述矣菊徑饋漿醉看雲心出岫草堂送炙飽吟秋興凋林不可謂二子之不遇也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今赤白囊交馳天豈真以採薇了吾子哉伏讀雜著寫難狀之景申欲永之志分判幼眇鄙句雕蟲然竊恨年翁以此才不登明堂升清廟徒以感憤不平之鳴附國風小雅之什是猶娵倠之珍髢膏沐昭陽而爲逐婦之飾也貧耶病耶有國者之耻耶千載而下必

眼前故實入汝珍手便另具一世界

今人强欲以詩敵山水宜其每敵輒北也

有知之者矣臨岐黯然意不盡言

與史冉如同年

人秦稽與與兩年兄于旌先後渡江正如聊策牛號而尹關畫荷蓄飡石髓乃積徑雲封何遇之多崎耶日汲鑑湖水烹玉版禪但揩大腹中含蔬笋氣微發于詩便成千古酸餡何處得黃州燒肉一醫之前在西湖不敢作詩每到天然空翠處輒令摩詰舍鞶米顛縛肘凡碑碣間物皆如雁葦蟲葉耳山水勝于詩固非詩之所能傳也臥湖亭上冷月浸被竟夜不寐疑

趣至此乎

惕咸為前會元譚大章者之孫以力學克振家聲

是坡仙作俑山靈移文見督勉就二章刻之篁竹間竹老則字滿可斫去爲薪但得入水日春作紙則眞奇遇矣錄呈郢削不盡

與于惠生先生

僕先人嘗校中秘書遊作者之林矣不吊兩世幼孤其事痛于燹遷今家集所留皆秦王火餘也仲蔚之荒圃鳥雀慵來子厚之藏書精靈化去深懼先業凋零勉爾鞭心舉業寂抑山鳴湛棲水觀研古必鏗孔壁之管絃新艷必考鏡亭之玉尺龍元夜半鳳赤午

金石鼎彝之氣錯落尺幅間眞一著作手

初草本質而見本風水渙而成文亦幾直接無言之系而宏設象之波矣摧肝抉腎蓋二十年精亦少耗焉然體則不古而今法則不奇而耦六經滅峻語錄傷蕪是應制之篇非儒林之傳也迨雞刀初試虎市旋成銷箭不拔于京兆保障未屹于晉陽而江生有飛霜之書鄒子悲白虹之奏矣夫纂明道統者志也詮次古人者學也窮嘆牢愁者時也丁時之窮而風雨雷電山川草樹珍禽怪獸歌舞戰鬭之事皆以助激昂之膽況古人之詩賦乎顧 僕嘗聞性命之旨矣

具如此眼界如此膽識安得不空行一世

貴賤生死猶日月寒暑四時行也何足感于靈臺其音和以平其節澹以柔曾氏金石之歌蘇門鸞鳳之嘯若翺翔于咸池簫韶間不知今日爲何代也乃騷情操響錯落吾指間達人不識其禰心耶仲尼阨于陳蔡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老氏以青牛卒業曰猶若畏四隣彼聖人何憂之深歟譬之水澄澹汪洸瀇滉困泫其性然也雙峽束怒則湧湍跳沫瀏澔滎瀯激爲悲鳴其地使然則將爲之也悔少專精入股心刺刺若痛今盡棄去已覩二毛以暮末之年而圖俾

千古同悲

眞是作賦手

扐之業吾見其日不逮也琬琰未集晞露忽傾遝朽而已矣造物其孰能憐之哉箭丙丁得詩文若干首僅列作者門廡升堂入室志敢不勉以紹先史公之成勞祈先生許附之望渤知歸仰華作鎮求寂寞之響須披陸金聆正始之音縣鏘衞玉切指日而相期悵遡風而獨寫緘惟法鑒焉

與倪鴻寶先生

生固非遺落世務者舉足投網畢志掛瓢客秋登匡廬絕頂耳目濯江而延白膚髮織樹而歸青摘星如

茄傲腸欲冷亦寧知人間有寵辱事哉時復壘塊未盡以詩歌寵之自兵興獄起垂二十年士夫圖榮利務苟免精鋭銷輭不肯言文章蕭敬範嘗笑文士仰眠床上看屋梁千秋萬世誰傳此者乃放逐之人釋懟辭慍相依爲命敢貢之師臺昔王隱著書必倚庾公孔闓成文先呈謝朓亦猶夜壑魚龍仰谷王之沫培塿松栢佇岱宗之雲爾倘不吝教更賜新刻數種得以膏沐儀型幸甚

與吳樂一同年

鏤劃天真
心手有適
謂之樂

璵璠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羗矣昔石氏思歸縈情觀閣潘子閒居畢景沼池無論宴人物力不繼即此有待爲類繫心未盡亦惟蓬荻爲居鼯鼠是伍荷可垂釣牛涔亦有濠濮纔足採薇蟻垤即具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嗒然若忘每范釜塵生梁甕莫熱輒擊缶吟哦日久不覺成帙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犂然當人心否耶屆秋擬過元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床而俟江謝樽纍以擬殷劉甕陰未移唾壺先缺年翁飲吐

三江定不涸漢斯語耳

與于惠生先生

望夜寶蚌全開寒蟾欲墮已就寢空床浸水夢腸舞藻惝怳在羲圖空白內也仍復披衣徘徊間除中有所得寫爲月賦昔惠連典則允稱盛製大復深于言情生微于析理雖各具致竟不能與之較力矣古今人不相及寧止一事側理橫陳便有一時代畫于胸中五百歲後文人又何處自豪耶言之慨然

胸中雪亮

高攀龍　存之　景逸　江南無錫人

高子遺書

文章有真氣便堪與漢宋並傳

答周來玉

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但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後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

周順昌 景文蓼洲謚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

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官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亦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　弟臨時向可做耳

又

弟已就逮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着定當俊

傳頌已托朱完夫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也一

又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况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何如

王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南攡日涖

勞生負百年閲此爲三嘆口頭語偏不俗其故難言

知解宗徒掠虛漢子總無與於道豎起脊骨脚脚實地者覓一個人不可得

與門人程楚石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責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廢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殊當自警

與門人卞伏生

釋徒背一包袱與其師同行問師如何是佛師曰萬性不染自性如如問如何是羅漢曰萬緣未總刻苦修行曰如此覺佛容易我不如即做容易得的師曰果如汝言汝便是師取袱自負之其徒安然前行四

其徒亦不可及

古德云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我不知作穿窬小人行徑者何處尋沒眼處蹲坐

五里許愈轉愈思性緣猶存師覺其其轉念笑曰包䂓還是汝背吾儒今日講學虛悟成見皆做容易者之類也

又

白璧之瑕人孰無之又孰掩之是故君子寧爲人所指摘不爲人所包容蔽覆遮羞無由潔淨此猶穿窬小人也而曰學焉取矣

顧憲成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小心齋劄記

示人

深於天人之際要當尋其不愧不怍處安在

唐人有句曰忘情學草木豈獨草木之當學哉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朱廷旦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釋氏有言曰身爲牀座遍三千夫牀座豈易爲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卽易所謂厚德載物也今世人雖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

舒統壯氣光

梁而怪人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爲物所載不惟爲物所載而且咎物之不善載吁過矣

邵堯夫曰吾人爲善當量力而爲之此語最深夫物過其量不能相繼忠厚長者之名亦不宜多取且生平所難有數豈容輕易許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朱伯虎兄弟

大父相國父二千石而衣不完食不餐非仁人不爲也螻蟻爭粟蛟龍餓于淵雞鶩爭粒鳳凰飢于山鮌

古道交情文章質雅見前哲風範非時流可及

存此一則知前輩之不死亡友如此此道今人棄如土為生者

兜爭功舜禹吟而不言不知足下何以能然

馮　琦　用韞琢菴山東益都籍臨朐人　北海集

寄楊密雲盤石

鳳池令德雅望澹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於心子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字者乎不敢以遠為解而皆無之昨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夙

言耳待死者更塵沙之不若矣

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為羽翼言遺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殁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胤必昌吾丈為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請於左右報可而後敢問於葛氏爾知吾書附覽

高珩 蔥佩 念東 山東益都籍萘陰人

與周櫟園

旌節已酉不知熊軾下尚有離離三寸麥苗否晤撫

如此牘能
如此簡至
難得難得



軍藩伯想已代繪監門圖矣此斷不敢復有所望但希諸公祖大慈大悲知今歲之苦已勝往年恐秋稼之枯再如春稼不可不早為溝瘠計耳昔人所云老年有疾後愈減於前愈後症重於前症良可念也

又

人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固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人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然則陽春腳固即霹靂乎哉

沚亭先生孝山雜記最有法則可與水經注並傳

趙進美 韞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沚亭相國

讀公孝山雜記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不失應劭酈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爲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元美先生城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工且信者不假于異邦之人而卒出于我公則吾孝

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與王貽上

竹西煙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束帶磬折日親爰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矣不佞去國萬里躑躅併壤聞見孤陋墨池塵封雖夙習難除閒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枉函問訊揄揚溢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盆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

坡公最鄙文選而少陵則往往推崇文選

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爲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性靈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勝徒自苦耳黠者矜獨運庸者逐餘波其失一也將名易襲論定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離合異同大槩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于棘手罵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於口自今視

宋可錄
論

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道亦願與貽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輿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獵心喜娓娓至此

宋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答尤展成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聊申契濶徒以王命嚴程僕夫敦馭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真長滄江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

爾則是荔發所長近則一歸于大家矣

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陸大夫之優游南國辭裾王右軍之觴咏以覩夫鳳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菊笑人女蘿含誚矣弟承乏越東濫膺浙土自慚散帚何當長風正恐遡海稱煩淮陽難臥倘貽知己之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秦峰叔夜山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洗殷庶褰裳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聽言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屬芳緘之遠訊捧讀翰音如

聞玉欽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窓之話旣賦遄歸率爾言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

結隣集卷之一終

